

藥城先生遺言

眉山蘇籀記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考證

公為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智

高偉^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籀曰五



百年無此作矣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全丘明作傳以相發明
公嘗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
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
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
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
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
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少年與坡公治春秋公嘗作論明聖人喜怒好惡
譏公穀以日月土地為訓其說固自得之元祐間後

進如張大亨嘉父亦攻此學大亨以問坡^坡答書云坡
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
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立
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求之
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

公自熙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為集傳十二卷紹聖
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卜後居龍川白雲橋
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俾坡公觀之以
為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

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莫年於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東坡幼年作却扇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傳之命佳紙修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辭以為除書

公試進士河南府問三代以禮樂為治本刑政為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漢文帝唐太宗海內安樂雖三代不能加今祖宗法令修明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

今之夕者然而禮樂不如三代世之治安不在禮樂歟河南士人皆不能喻此意司馬溫公默然既而見問如此發策亦自有說乎公曰安敢無說溫公默然既而見文定文定曰策題國論也蓋元豐間流俗多主介甫說而非議祖宗法制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觀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為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年十六為夏商周論今見於古史年二十作詩傳公言先曾祖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

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
革命二公其述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
皆讀易為之解說各仕他邦既而東坡獨得文王伏
義超然之解旨公乃送所解予坡今蒙卦獨是公解
公在諫垣論蜀茶祖宗朝量收稅李杞劉佑蒲宗閔
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稷始議極力掎取民
間遂困稷引陸師閔共事額至一百萬貫陸師閔又
乞額外以百萬貫為獻成都置都茶場公條陳五害
乞放權法全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
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武備而已言師閔

百端凌雲細民除茶透官吏養兵所費所收錢七八
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公講畫織悉曲折利害
昭炳時小呂申公當軸嘆曰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
吏事精詳至於如此公論役法尤為詳盡識者歸之
公曰李德裕謫崖州著窮愁志言牛僧孺將圖不軌
不意先臣為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余觀古人為
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摸倣一人舍己徇人未
必遺也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有餘而出入整理骨骼不足秦

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捷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元祐間公及蘇子容劉貢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某輩少年所讀書老而遺忘公亦云然貢父云觀君為文強記甚敏公辭為二人皆曰某等自少記憶書籍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忘觀君家昆仲未嘗抄節而下筆引據精切乃真記得者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鶴鶴賦亦佳妙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壁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若不達為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余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来不作此工夫之文真父嘗謂公所為訓詞曰君所作強於令兒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為文之法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事真為文善腹藁作賦場屋

中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
之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
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恠竹辨乃甚無謂非所以
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為宗文奇則恠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
羲

程政^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迴不當哭溫公曰古人
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預
期

公曰讀書須學為文餘事則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
區以別矣如瓜芋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
縮酒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為竊王介甫之說以

為已說

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之說以為專行其說兩人所作皆廢弗用王呂由此矛盾者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臺今尚記得云云其詞至鄙俚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以為戒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凡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得人才皆鷹犬馳驅之才非以道致

君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鸞

王介甫用事當鄭公罷改過南京謂張文定公曰不料其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操南音謂公曰富七獨不慙惶乎公問吾丈待之如何文定曰某則不然初見其讀書亦頗有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僻自此疎之

黃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梅詩不逮君魯直甚喜

晁無咎作東臯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姪孫元老呈所為文一卷公曰似魯子固少年時文陳恬題襄城北極觀鐵脚道人詩詩曰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為過其父德翁

徐蒙獻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籀云聞吾言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為汝言此矣

公曰狂周多是破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叔可以為作文法式

公曰六郎作詩髣髴追前人畫墨竹過李康年遠矣

或問公陳瑩中公曰英俊人也但喜用字說尚智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蕩其詩

云羅帟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兔且等說 曾祖編

禮以為先儒所未喻作夏商周論終年十有六古人

所未到

公讀新經義曰乾纏了濕纏做殺也不好謂介甫曰

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曰樂天喜復

性書三篇嘗寫八漸偈于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為陰陽未交公以坡

公所說為未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政如

云一龍一蛇之謂道也謂龍之亦可謂之蛇亦可

公曰張文定蘇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曰吾
得不做宰相氣力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強其間自韓退
之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

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論業
云所諭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怯恠施之朝廷不須恠

也蓋亦取燕許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

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過
然尚者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言

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伸臂而生公士子拾

當生之辰二蒼龍亘天而下
未附微在之傍誠吉兆也

籀年十有四侍先祖穎昌首尾九年未嘗暫去侍側
見公終日燕坐之餘或看書籍而已世俗藥餌玩好

公漠然忘懷一日因謂籀講莊子二三段訖公曰顏
子簞瓢陋巷我是謂矣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傳諸

筆墨以示子孫

公令籀作詩文五六年後忽謂籀曰汝學來學去透

漏矣嘗與文氏家姑言之亦如此

公謂籀曰蘇瓌訓頰常令衣青布襦伏於床下出其

乙

頸受擾楚汝令懶惰可乎

馬公知節詩草一卷公跋云馬公子元臨事敢為立
朝敢言以將家子得讀書之助作詩蓋其餘事耳蚤
知成都以抑強扶弱為蜀人所喜然酷嗜圖畫能第
其高下成都多古畫壁每至其下或終日不轉足蜀
中有高士孫知微以畫得名然實非畫師也公欲見
之而不可得知微與壽寧院僧相善嘗於其閣上畫
惠遠送陸道士藥山見李習之二壁魯密以告公公
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公不以
為忤禮之益厚知微亦愧其意作蜀江出山圖伺其

罷去追至劔閣贈之蓋公之喜士如此陽翟李君方
叔公之外玄孫也以此詩相示因記所聞於後辛巳

季春丙寅眉山蘇轍子由題 李名象

穎昌吾祖書閣有厨三隻春秋說一蟬解注以公穀
左氏孫復卷末後題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興國浴
室東壁第二位讀三傳次年夏辰時坡公書名押字
少年親書此卷屢積蠹簡中未嘗開緘籀偶開之一
一對擬今黃門春秋集傳悉皆有指定之說想爾特
與坡公同學潛心稽考而著述大成遺書具在當以
黃門集傳為證據坡公晚歲謂春秋傳皆古人未

至故附記之於此

大悲園通閣記公偶為東坡作坡云好箇意思款別
作而卒用公所著和陶詩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
范淳父雄中問公求論題公以莊子孝未足以言至
仁令范作范論詆斥莊子公曰曾閔匹夫之行堯舜
仁及四海
公云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說示閩西僧法
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尙不會介甫悻然又問如何
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誤也公
謂坐客曰字說穿鑿儒書亦如佛書矣

公與閩西文長老相善公晚年自政府謫官筠州既
而復謫雷州威命甚峻時文老特來言公留宿所寓
宅中公被命即登轎出郭外文老亦相隨去歎曰克
文處之尚恐不能公真大過人者

東坡病没于晉陵伯達叔仲歸許昌生事蕭然公篤
愛天倫曩歲別業在浚都鬻之九阡數百緡悉以助
為囑勿輕用時公方降三官謫籍奪俸

公言呂微仲性閎邊事河事皆乖戾故子孫不遠公
言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說脫空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回鼓夢中及古葛蒲詩云一

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
報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塲屋之敝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
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韻有同者或曰何以更
加於大抵塲屋多此類也

公言張文潛詩云龍駕漢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爛慢
遊晚節作詩似稍失其精處

公蚤歲教授宛丘或者屢以房中術自鬻於前公曰
此必晚損止傳其養氣蓄神之法

公言近世學問濡染陳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蓋
不應鄉舉無以干祿但當謹擇師友前洗之也

公讀易謂人曰有合討論處甚多但來理會拙葷弱
齡驚怯憚公嚴峻不敢發問今悔之無及

東坡遺文流傳海內中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
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
子得吾心笑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
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為闕典

公講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潞公亦須是加敬所言
信重之

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東坡有人法無用之說公

以為勅令不可不具二公之論不同坡外集有策題一首乃此意

公云晉史唐賢房杜輩所作議論可據籀思之本朝新書唐歐宋諸公一代賢傑所作以文字浩博人不能該覽惜哉必有為於此學者

公語韓子蒼云學者觀儒書至於佛書亦可多讀知其器能也

公妙齡奉方聞見在朝兩制諸公書云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有解說二十四章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耨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

錄者莫測矣

公悟悅禪定門人有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非其志也乃廣和之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學兒孫奉憂患已空無腹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歲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於文定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辨詳切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公敏於著述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銘

居士集叙公極賞慨其文咨嗟不已

公穎昌牡丹時多作詩前後數四云渠上似雒濱青
帝遣姚黃比玉之句又曰造物不違遺老意一枝頗
似維人家稱道維家慙不已敬想富鄭公文潞公
司馬溫公范忠宣公皆看花耆德偉人也風流追憶
不逮後生茫然爾先祖蓋歎前哲云或曰嵇康廣
陵亦歎也

東坡求龍井辨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談佛
不如第令此文見藥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以坡
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

為坡公所取其火失其書翰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
樂彌縫其闕而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求魁
偉之才黜繆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
故後學當體此說

藥城先生遺言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藏書